

张居正

名相文学传记系列

公忠文

悬崖之舞

王鸿儒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	振风篇.....	(1)
第二章	浮云篇.....	(99)
第三章	紫骝篇.....	(188)
第四章	云锦篇.....	(279)
第五章	中道篇.....	(373)
第六章	岁寒篇.....	(462)

第一章 振 风 篇

振风起西北，

飘飘撼庭干。

——张居正《喜雨独酌》

1

隆庆四年的秋天，对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说来，简直是一个黑色的秋天。

这个秋天，大明帝国的首都北京，天还是那样蔚蓝、高远，不着一丝云彩；阳光依旧灿烂地照着。宫阙。民居。城墙。雉堞。皆漫在这金色的光波里了。西郊香山上的枫叶，仿佛比哪一年都火。日落之际，西天一派霞红，真不知那是日光的返照，抑或是为红枫所洇染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居正的公务再忙，也会抽出一个假日，应了他的亲家兵部侍郎王之浩之请，带上两家的子侄，前往西山观赏红叶去了。如今之浩不在，夏天刚至，他就已奉了诏命

去到西安，总督陕西三边的防务；当然，即使之浩不走，他们也未必再有登高浪游的兴致。这个秋天，实在是一个黑色的秋天。

这个秋天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北部边境告急：鞑靼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率领十五万兵马进攻宣府，其子黄台吉围攻锦州，甚至杀了辽东总兵王治道。一时兵凶战危，风声鹤唳，举朝上下，人心惶惶。天子辇毂之下，一些豪门富户甚至开始准备南逃。那天，内阁首辅李春芳接到奏报，他的手就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。春芳是居正的同科进士，而且是他们那一科的状元；当然了，他的胆小与无能，在阁臣之中，也是“状元”。退朝之后，尽管已经票拟了退敌之策，而且皇帝的批答也送了出来，着兵部尚书郭乾调兵遣将去了，首辅还是忧心忡忡地对他说：叔大兄，这一次我可真担心，弄不好，你我是要做南渡之臣的呀！

南渡是宋朝的故实。四百多年前，金人南侵，攻破国都汴梁，掳去徽、钦二帝，康王南渡，偏安于杭州，苟延残喘，终至灭亡于元。白云苍狗，铜驼荆棘。难道煌煌大明，自太祖皇帝驱走元人，扫灭群雄，定鼎南京之后，成祖年间，又迁都北京，今已二百余年，却又要作迁回陪都的打算，步宋代后尘，再一次地蒙南渡之羞吗？

这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当年成祖起兵，为了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政权，率大军南下，后方空虚，不得不弃守东北疆的福余、泰宁、朵颜三卫，北京即整个地暴露于敌前。距京师不远的蓟州、辽东，也成了拱卫京师的屏障。二十年前，俺答也是这样，先攻破宣府，而后转逼蓟镇，毁长城而入，占领通州，威逼京城，酿成庚戌之变，首都不得不宣布戒严。世宗先皇下诏勤王。时值严嵩专权，竟然不许出城，一任鞑靼兵在京郊烧杀掳掠……

……往事历历。那时候，居正已经考中了进士，乞假还乡，在江陵养病。敌骑的嚣张、凶残，国势的羸弱、衰疲，令他心急如焚。仅以兵力而论，成祖年间，京卫七十二处，即驻军四十万人；

可是到了庚戌之变发生时，在册的不过十万七千，且有将近一半的空缺！在编的也大抵是在京招募的泼皮、无赖，一见烽火，竟自吓得不敢出城；而勤王的军队，也不过来了二万余人，却又给养困难，尚未到达京城，便有多人饿死……每念及此，居正不能不黯然神伤。

但这一次他却没有首辅李春芳那么悲观，同次辅高拱一样，对辽东、蓟州、宣府乃至大同、山西一线的防务，他们都充满了信心。那是隆庆初年，原内阁首辅徐阶与他们共同留下的杰作。今上继位之后，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务，他们征得吏部尚书杨博的赞同，召谭纶、戚继光进京。谭、戚二位，此前在江、浙一带抗击倭寇，连战皆捷，早已名动天下。谭纶被任命为蓟辽总督，戚继光任神机营副将，驻防蓟州，负责练兵。而西北一线，王之浩之外，今年夏天他们又将高拱的同科进士王崇古调去做了宣大总督，方逢时任大同巡抚，宣府巡抚王遴则是居正的同年，而大同总兵雷龙、宣府总兵马芳，都是勇冠三军的大将。王治道战死之后，他们又立即将副将李成梁递补为辽东总兵。至今过去了月余，黄台吉仍然被挡在城外，俺答也未能越过宣府。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。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：给养短缺，各处告急。偏偏在这个要命的时候，黄河却在邳州决口，一时之际，邳州上下，黄水滔滔，一片汪洋。从清口到徐州茶城，数百里河道，骤然水浅。这一截水程，恰是南北大运河必经之地，漕运受阻，不仅北疆九边的军粮难以接济，就是京师自皇帝以下，无论官民人等，也全靠南方这每年四百万石的粮米度日呢，如今漕粮不来，仅靠通州一带的库储，据户部尚书葛守礼的奏报，不过勉强能维持一月。战火未熄，黄河决口，无异雪上加霜。如今眼看着坐吃山空，奈何，奈何！

隆庆四年的秋天，可真是黑色的秋天！

张居正不能不焦虑起来了，令他焦虑的尚不止此。皇帝登极

不过四年，已经怠于政事，御体欠安，更加懒于视朝。朝廷内外的大事，一概委之官、府。宫内，那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事，眼下掌印太监空缺，便交给了秉笔太监陈洪与冯保；而政府，则是说的内阁了。内阁辅臣之中，首辅李春芳既是那么一副事事都怕得罪人的样子，内阁无疑成了次辅高拱的天下。高拱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比张居正入仕早了整整六年。皇帝在藩做裕王的时候，高拱与居正，连同另一位阁臣陈以勤，都是裕王府的讲官。高拱的才能，是居正所钦佩的；可是这位前辈却是鼠肚鸡肠，容不得人。他们都曾得到过前任首辅徐阶的奖掖和提拔，被引入内阁。可是高拱两度入阁，却先后挤走了徐阶、陈以勤，如今又在谋划着排挤另一位阁臣赵贞吉。赵贞吉就不是那么好惹的了。这位嘉靖十四年的进士，入仕比高拱整整早了六年！阁臣之中，算得上资格最老的老前辈；何况当初俺答围困京城，要求入贡，人人束手无策，他却第一个提出反对，受到严嵩的迫害，远贬广西蛮荒的荔波，直至严嵩倒台，才被召回京城。曾经沧海难为水。在他眼里，高拱不过是后生晚辈，李春芳与张居正就更不用说。他怕什么？！这一来，赵、高之间，已经憋足了劲儿。当此内外交困之际，他们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，勇于私斗，内阁中枢之事，一股脑儿全堆到了居正面前。

这也罢了，张居正本是不惮其烦的。他有的是精力，何况这可以磨练他处理政务的能耐，他何乐而不为？只是他每日坐守内阁，早出晚归，常常是接送两头黑。巡街的锦衣卫校尉，只要一看见标着“张府”字样的那一对大红灯笼在南薰坊口出现，不问也知，是午夜时分了。张相总是离开官城最晚的一位大臣。更多的时候，尤其是入秋以来，他简直就宿在直庐里了。以至管家游七，每每押了轿来接他，又不得不空轿而回。昨日午后，内阁接到兵部转来的边报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俺答突然撤离宣府，引兵北去；其子黄台吉也解了锦州之围，张居正遵照高拱之命，票

拟了着宣府、辽东两地不得松懈戒备并探明鞑靼撤兵原因的圣旨，方才回府美美地睡了一觉。清早起来，夫人王芳菲领着侍儿侍候他盥洗，芳菲才惊讶地发现，丈夫的鬓角已经变白，而那一部齐胸的美髯，也白了几许，可是丈夫才是四十六岁的人啊，芳菲伸手拭着居正眼角的皱纹，那是抹不去的岁月的印记，她心疼了，说：老爷，不能向皇上告假，再歇一歇吗？

不行。居正匆匆穿上他那袭补子上绣了仙鹤、锦鸡的大红圆领袍服，系了金玉带，嘴里应着，跨出了厅堂，想了想，又回过头来，说：芳菲，边警解除，会轻松一些。你不必挂念。

芳菲点了点头，看着游七将老爷扶上了大轿。远远地，鼓声与钟声从大内里传来，早朝的时辰到了，芳菲想：贼兵退了，老爷肩上的担子，会轻松一些。秋天也快过去了，这个恼人的秋天啊！

芳菲不会明白内阁里的事情，居正回到家里，也从来不谈官中的事。适才那话，不过是为了安慰她的。一点不出居正所料，当他来到内阁大学士直庐的所在，即文渊阁后，麻烦的事也就随之而来了。

首先是首辅李春芳称病告假，此前他一连上了三道表章，请求致仕，皇帝不允，他也就隔三差五地生起病来。这也罢了，高拱与赵贞吉两位，就像串通好了似的，应了卯，便都先后去了他们各自的衙门，高拱兼着吏部尚书，赵贞吉掌着都察院，他们一走，便将偌大一座文渊阁扔给了他张居正，遗憾的是他没有决定权。高拱临走还嘱咐过：今日拟票，叔大尽可代劳；但京察那一件，就依原意去办好了。

张居正开始还不太在意。所谓京察，是五年一度对京官的考察。自嘉靖以来，废弛已久了，偶有一次，又无非是有司对异己的排挤，这一次，其实并非京察例行的年头，但高拱却通过秉笔太监陈洪，请来了一道“润察”的圣旨，说是润察，当然就名正

言顺，因为这是一种可以破例的考察。高拱拟了一批准备罢黜的官员名单，其中五成是科道的官员，不是六科给事中，就是十三道御史，这些言官当初曾经弹劾过高拱，使他在徐阶之后，不得不离开了内阁。他恨死了这批言官，去年年底复出之后，他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，现在他果然大打出手了，并且迫不及待。而另外的五成，则大抵是赵贞吉的门生、同乡、属吏或旧交。张居正看了一遍，当时便不免觉得心寒，赵贞吉从一开始就根本不赞成搞什么“润察”，并且专一对付言官。他上书皇上，以为言官之中，“岂无怀忠报主，謇谔敢言之士？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，窃恐所司奉行过当，忠邪不分，致塞言路，沮士气，非国家之福也。”但皇帝的批答出来了，还是得察。不过高拱也有困难之处，他的名单是必须让赵贞吉过目并与之商定的，按制，京察是吏部会同都察院共同举办的事，没有他一个人说了算的道理。赵贞吉也有他的办法。他看了高拱拟定的名单，隐忍着，一言不发，也不签署意见，第二日却抛出了另一张单子，其中所列，无一不是高拱的左右，他最得意的门生御史韩楫赫然列在第一位。这就使高拱不得不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感到这位当年连权奸严嵩也敢斗的倔老头儿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结果当然又是张居正从中调停，两张名单俱废，由吏部左侍郎与都察院副长官左都御史会商，依据考察实情，另行起草。因为战事骤起，这事便停了下来：难道时局刚有好转，他们立刻又斗上了吗？

张居正心里明白，高拱所称的原意，自然是他那个居间调停的结果。他略略感到一些快慰。他打开了案头的卷宗，京察应该贬黜的名单即跃入他的眼底：王圻、陈瓚、张佑、魏时亮、耿定向、吴时来……一总二十七人，高拱的人倒是没有了，赵贞吉的人也没有了，大半仍然是不满于高拱甚至当初弹劾过他的言官，此中如吴时来、郝杰、魏时亮等，是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徐阶当政时的进士，而大理寺右丞耿定向还是居正的好友！难怪阁臣们不是

装了病，就是回了部院，既然没有动着他们的人他们就宁愿半点腥气也不沾。这算怎么一回事呢，被开销的人除了少数几位确不称职以外，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敢于负起责任的忠直之士，只不过他们有的是徐阶的门生，有的又并不恭维高拱，如耿定向就曾当面讥讽高拱其性褊狭，缺少宰相风度，而郝杰则干脆指责他不具宰辅之器罢了。高拱依然在以权谋私，排除异己！张居正深深地感到失望。糟糕的是这道诏命却要由他来拟。借力杀人，他成了高拱手中的刀了。

张居正从心底里怨恨起来，高拱不仅要以为他为刀，还要让他去惩处他最不愿惩处的人。而且他从中听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，高拱像一只斗红了眼的公牛，这一回是将他那两只角指向徐阶了！徐阶，一想到这位面色白皙、身材短小、慈眉善目的前任首辅，居正就会满怀了崇敬与感激之情。还是在做庶吉士的时候，徐阶就是他的教习，名副其实的老师。徐师是王阳明心学的传人。心学，那是致良知之学。倡良知良能，知行合一，以为良知即是天理，并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，因而人人皆可为圣贤。这对于宋朝以来宣称纲常名教为天理，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程朱理学实在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反动！对于来自长江岸边那座名叫江陵的小城青年张居正，其震撼简直就无异乎山崩地裂，使他为应考准备的那些经典成说一时之际纷纷解体、坠落，他一头扎进了实务之学里，在徐师的导引下，求经邦济世的学问，钻研国故典章，了解朝廷各项制度，探讨历朝历代君臣为政治国之得失。他得到徐师特别的器重。徐师做首辅时，就常以军国大事征求居正的意见，使他得以用“智囊”的身份参与国家的最高决策。徐师深谋远虑，嘉靖之末，就将他荐入裕王府任讲官；裕王即位，又将他引入内阁。而高拱，也同样因为他的才具得到徐阶的赏识，入阁甚至在居正之先。有一年，朝廷会试，高拱任主考，因为出题犯讳，嘉靖皇帝大怒，多亏了徐阶从中斡旋，才平息了一场风波，保全了高拱。徐

师恩重如山，可是高拱不但不思报答，反而恩将仇报。为了什么呢？张居正想起来了，无非是为了那一次起草遗诏。

嘉靖四十年，迷恋方术的世宗皇帝误服了方士王金等人炼制的天丹铅，病情垂危，时任首辅的徐阶，避开李春芳、高拱等阁臣，独召翰林院掌院学士、裕邸讲官张居正共商草拟遗诏。中心内容是册裕王朱载后继皇帝位，平反严嵩当权时一应冤案，起用被罢黜的言官，逮捕方士王金等人严加审讯。那一天，司礼监秉笔太监陈洪来阁办事，走进文渊阁直庐，正巧撞见二人，随之又透露给高拱。高拱又妒又恨，新帝继位之后，高拱立即发动言官，弹劾徐阶；徐阶见势不好，也策动他的门生们奋起反击。徐阶毕竟树大根深，高拱只得挂冠而去。这是隆庆元年。次年，徐阶因为新帝不理朝政、一心游幸而谏阻，皇帝不喜，遂令徐阶致仕还家，回到了江南的松江华亭。隆庆三年，高拱在陈洪的帮助下，重返内阁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就一反徐阶之政，已经复官的又被撵出了京城，而王金之流也被判无罪释放。这一切当然是在陈洪的襄助下实现的。那时候陈洪与冯保，都在觊觎着掌印太监这个内廷里最高的职位，都想结好于他。这一来，高拱的权势更大了。依制内阁只有票拟之权，最后的裁定还是在代皇帝批答的秉笔太监之处。那就是说，现在这份名单上的所有言官，是罢黜定了，既然如此，高拱为何又要特别回避，让自己捉刀代笔呢，仅仅是为了借刀杀人，让他自己得以摆脱一些干系吗？

张居正迟疑着将举起的笔复又放下，他下意识地打开了另一份卷宗，那是司礼监夜里送回的已经批复的奏章。他一眼瞧见了给事中韩辑弹劾赵贞吉的疏奏，奏称赵贞吉阻挠润察，而后又徇以私情云云。附件是赵贞吉的疏辩，其中还有乞请致仕的要求，那当然是一时的负气之言。居正记得，这件奏疏，早在俺答入侵之前，就已送达内庭。皇帝当时留中不发，不想现在却批下来了，是“照准”二字。张居正的心往下一沉，恍然大悟，高拱这是杀鸡给

猴看，这一回的票拟，是要检验他是否与他同一条心了。

直庐里“咚”的一声响，南墙下的那架八音座钟里转出了几名西洋小铜人儿捧着长笛、小号、萨克斯管之类的乐器，奏出了一支悦耳动听的乐曲。乐曲终了，小铜人散去，大钟便“铛铛”地响了起来。张居正知道，是巳时了，司礼监的人，就要过来取走票拟的奏章。他一声喟叹，提起笔来，写下去。刚刚拟完，陈洪已经跨进殿门。张居正起身相迎，见了礼，说：今日陈公公怎么亲自来了？说着，一面将润察的奏疏与名册递给他。

陈洪问：高阁老不在直庐里吗？他看了看居正，又说：这事儿告诉张学士也行。厂子里的人刚从宣府回来，说是俺答退兵，是因为他的孙子把汉那吉带了十几个人跑到大同府那儿降了。怎么回事，皇上让内阁里急速查问查问。

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令张居正又喜又惊，喜的是俺答退兵的原因，终于有了着落，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那就大有文章可做，说不定北疆边患，由此可望解除了。惊的是如此大事，内阁竟毫无所知，又是东厂率先得到了消息。东厂本是成祖年间，为监督官吏而设、由内宫控制的机构，如今他们的耳目竟深入到边塞去了！张居正说不清他心中的滋味。但眼下却是要探明把汉那吉投降的真情，大同正是王崇古管辖的地界，他希望他立即以信禀报。送走陈洪，张居正立即回到案前，给崇古去信。

那天，把汉那吉是怀了一腔的怨愤与报复俺答的欲望出逃的。

俺答是他的祖父，把汉那吉的父亲铁背台吉早在与明军的厮杀中战死了。那一年，那吉刚刚出世不久，母亲也一病不起，不久去世。是亲爱的祖母一克哈屯抚养了他。不到十岁，小那吉就跟随祖父在马背上驰骋。只是与俺答及伯父黄台吉都不同，他怕看双方的格斗厮杀。随着一声绝望的惨叫，殷红的血从被杀者的脖颈喷涌而出，他感到恐惧，不寒而栗，拨转马头便跑。为了这

个缘故，祖父对他很是失望。把汉也不喜欢祖父。他想：倘不是祖父嗜战好杀，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与明军的战争，他的父亲决不会死，草原上也不会留下那么多的孤儿寡妇。他喜欢慈爱的祖母。尤其是在儿时，他喜欢听祖母一克哈屯在毡帐里一边捻着羊毛一边唱鞑靼古老的歌；或者随了祖母，去畜栏里看他们家的那些女奴为羊羔接生，为母羊挤奶；最高兴的当然还有每年的祭天大会，他可以跟着奶娘的丈夫阿力哥一起，去丰州郊外的蹕林参加赛马或相扑，在草原宁静的夜里，看阿力哥偷偷地溜出帐篷去会他的相好……赵全出塞来降，改变了把汉的命运。赵全的军师李自馨劝谏俺答汗，应该让他的孙子入学。他说：可汗需作长久之计，要想统一鞑靼恢复大元朝，不识汉书，不懂得汉家学问是不行的。那是嘉靖末年，徐阶当政，明朝北疆的重镇，大都换了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、巡按与总督，这些人虽不能舞刀使枪，却善于与他斗智，俺答一连输了几次，正苦于从前的失算，当下便一口应允，挑了几位王孙贵戚之子，将他们与把汉那吉一起送到坂升，在李自馨那儿求学。李自馨原是一位失意秀才，以四书为教本，诗云子曰地教了起来。坂升住着数万汉人，日夕相处，把汉那吉受了汉家礼义习尚的熏染，不知不觉地恋慕起想象中南边的那片汉家土地来。那是他们的祖宗统治了一百余年的地方，可是，先辈终于又被赶出了关外，为什么？孟子云：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。华夏强于四夷，李先生所称颂的那种巨丽光大的圣学，才是不可战胜的吧？这一点，不承认也不行。祖父连年扰边，除了烧杀掳掠，还能得到什么呢？先生又说，华夷本是一家，连汉人最称道的舜，还是东夷人呢；而周文王，则是西夷人。西夷，与咱们的鞑靼草原又相去几许？最令把汉那吉信服的，还是圣人以仁德感召四夷的话。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又说：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颈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。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把汉那吉想，倘若

如此，则天下百姓，无论华夷，都不再为战争流血，那是他衷心向往的啊！离开汗帐所在的丰州，祖父当时接受了赵全的劝告，为着联合东北部的土蛮的部族，决定两家开亲，为把汉那吉娶了土蛮的孙女比吉。把汉那吉毫不领情，因为在坂升时，把汉那吉常去看望住在鄂尔多斯的祖母，爱上了他的表妹娜依，头一次见面，娜依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圪儿海子里的那位仙女三娘子。从此他就叫三娘子。渐渐，三娘子的名儿叫开了，人们反倒忘了她的本名。三娘子父亲那一族的祖上，曾是元朝时大都的一位富商，娶了汉人为妻；他们家里至今还保留着定居农耕的传统。他们家的财产，牛羊之外，还有大片大片的田庄。而三娘子本人，甚至会说汉话。喜着汉装。当她盘起一个高高的髻，活脱脱就是把汉那吉在坂升见过的那些汉人的女子，甚至比她们更可心，更漂亮。如今娶了比吉，他却没法将三娘子从心间抹去。祖父出征之后，他禀过祖母，一定要将表妹娶过来。听说是娶女儿家的娜依，祖母有什么说的？于是便派了阿力哥去鄂尔多斯提亲。待到将三娘子迎娶到土默特俺答汗府，已是深秋将尽的时节了。

祖父俺答特意从宣府前线赶回丰州，来吃孙儿的喜酒。事情就出在那一夜。热闹的婚筵散了，客人们纷纷骑马乘车离去。把汉那吉与三娘子回到住处，将新娘引见给妻子比吉。比吉牵着三娘子的手，正叙着话儿，汗府来了一辆车，说是可汗要接外孙女过去说话。把汉那吉不便拒绝，只得送她登车而去，谁知这一去竟迟迟不归，阿力哥一连去汗府探望了三次，都被卫士挡在门外。看看已是深夜时分，把汉那吉心中腾起了不祥的念头。他想起在婚筵上他携了新娘子去给祖父、祖母敬酒，祖父那一双眼睛只是盯着三娘子，并且肆无忌惮地瞧着她的隆起的胸脯，直到祖母实在看不下去哼了一声，他才如梦初醒，饮下了他们的酒……把汉那吉越想越是担心，便让阿力哥备马，带了随从直奔汗府而去。

汗府门前的卫士，好像知道把汉那吉一定会亲自来寻，飞骑

卫队长哈里早在那儿等候他了。哈里施了礼，说：小爷，可汗吩咐过了，三娘子就留在这里侍候可汗，不回去了，赶明儿可汗再为小爷寻个更好的。小爷请回吧，请回。可汗说，他要品尝一只鲜嫩的羊羔呢，嘻嘻！

把汉那吉大怒。哈里平素是与他开惯了玩笑的，现在他却感到哈里特别邪恶。他挥起马鞭，对准哈里脑袋狠命就是一鞭，竟然削去了哈里的半只耳朵，疼得哈里抱着头直叫唤。阿力哥引着随从冲上前来，驱散王府卫士，哈里不得不打开了府门。

把汉那吉进了汗府。这是一座仿汉制宫廷的建筑，是赵全到了坂升之后，一再撺掇可汗修筑的，比之明朝的大内，规模自然小得多了，但也仍分前殿和后宫。他气急败坏地绕过前殿，穿过午门，直奔后宫。他来到祖母的寝殿前，想抬手叩门，问祖母一个究竟。可是，他的手停在门前不动了。这种事，祖父是一定不会告诉她的；她即使知道，又能把可汗怎么样呢？鞑靼古老的习俗，与他在坂升求学时李先生所说的汉俗不同，别说祖父娶了他的外孙女，就是祖父死了，黄台吉大伯续娶他的那些妾，那也是古俗，是草原上的定制，天经地义，没有旁人的话说。把汉那吉听见殿内传来祖母熟睡的鼾声，他不忍了，真不忍心用这种事去打扰祖母的安宁。他退了回来，星光下走向祖父的寝殿。

他多么希望三娘子这时候能从寝殿里走出，高高兴兴地挽着他，一块儿向年迈的祖父辞行，祖父也含着笑，在殿前向他们挥手致意，多么美好的人伦、亲情，那些事都不过是他胡乱的猜测，哈里也是胡编了来捉弄他的。祖父除了祖母外，姬妾就有一大群，干吗还要夺去他的心爱？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祖父一定是接他来说说话儿的；也许就因为天晚了，才让他的三娘子留在后宫，随便在哪一位姬妾的寝殿里住宿。但愿是这样。不对。淫邪的祖父的眼睛。三娘子隆起的胸脯。可汗说：他要品尝一只鲜嫩的羔羊。嘻嘻！……把汉那吉拖着沉重的双腿终于来到了祖父的寝殿前。殿

前有红灯亮着，值夜的卫士靠在廊庑间打盹。三娘子没有出来迎接他。但愿她不会留在这里。把汉那吉怀着最后一丝希望靠近窗下，用力拨开帷幔，烛光下，他看见了他的赤裸着的三娘子，正躺在赤裸着的祖父的怀里，似一株枯木上，攀着一支青翠的藤。

把汉那吉绝望了。他离开了王府，决定要给祖父一次报复，而报复的最好方式，阿力哥说，是祖父最头疼的叛逃；是他的孙子，去投奔明军！

阿力哥大叔，你说过大同府出了告示，凡是投诚的鞑靼人、汉人，明军不但一律不杀，还要善待、厚给赏赐吗？这是真的吗？阿力哥大叔！

是真的，小爷。老奴亲自见过，在云石堡。赵全让他的卫队长白忠去探过虚实，白忠在那儿，见到过告示。

把汉那吉下了决心，当夜，带上妻子比吉，阿力哥夫妇及他的十余名随从，离开了丰州。为了不让赵全发现，他们绕开坂升，策马疾驰，直奔大同西部的云石堡。

那天也是巧遇，大同总兵雷龙正由县令吴兑陪着在云石堡视察防务。接到禀报，两人立即登上城楼。但见衰草连天的远处，有一溜儿棕色的骑乘正飞也似的驰来。近了，他们才放慢骑速，是一群鞑靼骑士，一色的棕色袍，云头靴，束铁罗圈甲，挂弯刀，负硬弓，拱卫着的那位年轻人，着银色袍服，戴白金搭子暖帽，神色惊慌地来到关前。

当时如果不是吴兑极力劝阻，把汉那吉一行通报之后，总兵雷龙肯定要领兵杀出去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他们剁成肉泥了。因为朝廷对于俺答的侵扰，早已恨之入骨，曾经悬赏：斩获俺答及其子孙首级者，赏万金，并赐爵封侯。谁愿意丢掉这个良机？！可是，吴县令却正色说：雷将军如何忘了总督大人的告示呢？

宣大总督王崇古颁布的通令中，就有这么一条，不许杀降。这是报经兵部、内阁批准并钦定的最新条律，雷龙当然记得。可是

他也有他的道理，他躁怒地争辩：斩俺答贼酋及其子孙首级受赐的诏令，也并没有废除啊！

是，吴兑说，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把汉那吉是不能杀的。必须留待总督与巡抚大人亲自处置。

谁知道他们是真降还是假降？雷龙看着前来城下请降的阿力哥，忧虑地又抬眼看看他们适才的来路，说：也许，俺答的大军会随时而至。他们不过是为了赚开城门，才来此诈降！

这并非没有可能。吴兑昨日离开大同的时候，就已得到情报，俺答军正从宣府方面撤军，其因不明。难道说他们攻宣府不下，如今便弃而改攻大同了么？可是，他们为什么不走临近大同的弘赐堡而要舍近求远，绕道来到最西边的这座要塞呢？

阿力哥此时却在城下跪倒了，随之，在离他一箭之地外的把汉那吉，他的妻子比吉、乳娘和卫士们，也齐刷刷地一同跪了下来。吴兑与雷龙听见了阿力哥哀恳的乞求。与雷龙的估计相反，把汉那吉叛逃，正担心着俺答或者赵全会派人来追赶。阿力哥陈述着他们的恐惧和诚意。雷龙动心了，实在说，吴兑人微言轻，他的话可以不听，但是朝廷那道禁杀降人的通令，他却不敢不遵守。最后他决定让云石堡守将打开城门，将把汉那吉一行放进来。

吴兑却说不可。为慎重起见，他提出让把汉那吉暂住城外，并派兵保护；一面请总兵立即命人飞报大同，以待总督与巡抚的裁决。

吴兑的谨慎并非多余。督抚衙门接到云石堡的急报，文武官员之中，立刻议论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人照搬律条，认为把汉那吉既是俺答的孙子，那就应当立即捕送京师，献俘阙下，然后押赴西市凌迟处死，为数十年来战死在敌骑之手的数十万军民报仇；有人认为应该借此事件，遣人出塞广为宣示，以离散鞑靼人心，张扬国威；也有人认为优抚降人适合于一切人，别说是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降，就是俺答本人来降，大明帝国也应该网开一面，优

礼待之，方可见大国风度。这种论调只引起一串哗笑与讥嘲，因为谁都明白如今国势衰弱，内外交困，想让俺答归降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也有人担心，如果接纳了把汉那吉，说不定俺答真会调集重兵围攻大同，如此一来，又会重新引发战祸，挑起事端……一时争执不下，宣大总督王崇古只好宣布散会，然后单独留下了巡抚方逢时。

人都说嘉靖二十年由徐阶主持录取的这一榜进士堪称龙虎榜，内阁次辅高拱不用说了，去位不久的阁臣陈以勤以及王崇古、方逢时等都是这一科的进士。入仕之后，崇古与逢时做了一些时候的京官，时逢倭寇在东南沿海作乱，他俩被调赴广东，一做知府，一做知县，不久都迁为兵备副使，与抗倭名将俞大猷一起，讨伐倭寇。隆庆初年，因为立下战功，王崇古改镇陕西、三边，方逢时也做了辽东巡抚。数十年风霜历练，今年春上，当他们重新在大同见面的时候，只感到岁月无情，彼此俱已老去；执手相看，心下便都泛起几分悲凉。但同年的情谊，却在与日俱增，而今又同镇一方，可以朝夕相处，那种欢乐与庆幸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两盏淡酒，一夕畅谈，不由地，话题都移向张居正给王崇古的信函：

……但此中事情，与关西稍异。虏强一也；云中北直虏廷，坂升叛逆，倚虏为患，二也；士无斗志，惟务贿免，三也；卒隋而玩，将令不行，四也；密迹畿甸，畏避情深，小入则大虏势以为解脱之地，小胜则张虚声以邀式遏之功，积习故套，牢不可破，五也。夫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公所谓非常之人也，五者之患，庶其有瘳乎！愿熟计而审图焉。

那时候，他们还不以张居正所称的“五患”为意。说实话，对这个比他们整整迟了六年才考中进士的晚辈，他们并没有放在眼